

唇耕手耘，在“聋”与“听”之间架起桥梁

记中国首位自主培养的聋人语言学博士郑璇



▲郑璇在示范手语手势。(李向博摄)

无声世界，去和手语群体打交道。就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终于和自己达成了和解，完全接纳了自己的聋人身份，可以自然地说“我是一个聋人”了。

唇耕手耘：“我是特教老师”

读博时，我主要是做手语的语言本体研究，但我并不满足于此，非常希望能把研究成果应用到聋教育上面——我想做一名老师，而且要做高校老师。因为在特校是教一个一个的聋孩子，而在高校是一批一批地培养特教老师，他们将来又会去教更多的聋生，我想让更多聋人得到改变。

2009年毕业时，我放弃了沿海地区的高薪工作机会，也没有考虑其他东部高校，直接把简历投给了重庆师范大学。因为这所学校从2005年起招收聋人大学生，当时是西部地区唯一的聋人高等教育办学点，但师资却相对匮乏。许多人看我放弃留上海的机会觉得匪夷所思，但事实证明，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我的工作。

第一次上讲台的时候，我心里很紧张，事先进行了详细的备课。但面对聋生，我总担心学生能不能看懂我的手语，所以在讲台上常常问他们，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学生们总是笑着点头。好在我是聋人老师，和学生们有天然的情感优势，容易打成一片，学生们都比较喜欢听我的课。凭着这份“感同身受”，我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很顺畅。

海伦·凯勒说：“盲隔离了人与物，聋隔离了人与人。”聋教育的中心问题在于沟通。聋孩子常常表现出的一些心理特征，如敏感、自卑、多疑、情绪化，这些都是因为沟通不畅。如果给他们良好的无

障碍支持，这些就不是问题了。聋孩子很聪明，有时候不用说话，一个眼神，一个表情，一个动作，就心领神会。

作为一名聋人教师，自身的经历让我深深明白，一个特殊孩子的成长、成才是多么艰难，既需要父母尽职尽责的投入，也需要良师益友的指点和教导。所以，我期望以自己的努力改变更多聋孩子的命运。我的先生和我在同一个学校、同一个系当老师，也会给聋大学生上课。

特殊教育对我来说是职业，也是事业，给了我很大的充实感和成就感。学生们自己投票选出来的“全校最受毕业生欢迎教师”，我有幸连续4年当选。

2016年，我有幸作为中国第一个公派聋人教师，到美国聋校孔子课堂任教。这段经历让我看到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特教方面的差距，并萌发了强烈的赶超意愿。

孜孜以求：架起“聋”“听”桥梁

工作十年，我最庆幸的是回顾过往，觉得当初所做的决定依然是基于自己的初心，希望能够架起“聋”“听”间的桥梁，通过自己的工作帮助到更多的聋人。全国有2000多万聋人朋友，这个群体的数目不小，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

现在除了做教学科研，也在残联系统做一些工作，担任重庆市聋人协会主席、重庆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。真正开始直接为聋人朋友服务后，我愈发切身体会到聋人乃至整个残疾人处境的处境还面临不少困难，需要社会的帮助。其中最迫切的，就是改变传统的残障观。

残障观是提升残障人士社会归属感、价值感的关键一环。传统的残障观是呼吁人们献爱心，同情关怀残疾人。而新时代的残障观应是去除人们心中对“残障”的定义标签，构建一个无障碍的社会环境，不过度关注残障人士的短处，让残障人士发挥最大的潜能。唯其如此，才能帮助更多的聋人建立自信，更好地适应和融入社会。

我有句话经常挂在嘴边：“除了听，聋人们什么都能做。”这是美国加劳德特大学首位聋人校长金·乔丹的名言，也是对新时代残障观的诠释。换句话说，残疾不是缺陷，它是人类生命多样化的特点。

一个现代的、文明的社会，必然是一个对弱势群体充满宽容的社会。聋人和听人的融合，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，不仅需要聋人自身的努力，也需要全社会的接纳。我不希望聋人敬佩我仅仅因为我是博士，博士敬佩我仅仅因为我是聋人。我希望能用我自己的学术成果和社会服务工作来说话，推动中国手语翻译和聋教育事业。

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语言沟通问题，不再是困扰聋人的迷局。无论是使用口语还是手语的聋人，都可以享受良好的无障碍环境，都可以获得最大化发展，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。

■记者手记

让美好发生的人

采访郑璇时，我一直在试图勾勒一个问题的答案：这位38岁的聋人女教授，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

她是个忙人。联系采访时，不巧她正在浙江参加一个学校国家课程的教学研讨会。过两天再看她的朋友圈，又去了四川担任手语朗诵大赛的特邀评委。直到她风尘仆仆地回到重庆，我们的采访才终于安排上。

见面时，她又说下午和晚上都排满了课，这次出差回来有30多节课要补。上课间隙，记者和她一起在食堂吃晚饭，她的筷子几次举起又放下，一会儿回复全国各地想报特教专业的学生咨询，一会儿审核重庆聋协的微信公众号推文……学生们提起郑老师，也说她太忙太累。上课、做课题、编教材、全国各地做交流研讨……占用了太多时间，她几乎无暇照顾自己的孩子。有时见不到她，郑老师就在微信上指导我们，对学生的事是有求必应。

她也是细心的。去日本出差，回来时给每位学生都带了礼物。女生收到的礼物是眉笔，男生则是润唇膏。2019级研究生赵莉是聋学生，有一次校外专家来讲课，她听不太清，郑老师看她表情茫然，就主动做起了手语翻译。

采访时，说到记者因为跑突发新闻需要常备雨伞、手电筒等应急物品，她变成法似的从包里拿出一把只有口服液瓶子大小的迷你雨伞：“这种雨伞特别轻便，推荐给你！”难怪同学们戏称她的包是“百宝箱”，里面什么都有。

她又是较认真的。在记者旁听的一节手语课上，郑璇布置的作业是用手语拍一段小视频，把数字1到10的手势都用进去，然后分组轮流上台展示。有一组学生设计的剧情是：“我失聪后听不见别人说话很伤心，后来戴上了助听器，就开心多了。”

郑璇笑着给孩子们点赞，表扬作业完成得不错。随后她又收起笑容，问学生：“是不是用上助听器，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呢？”她用手语向孩子们解释，助听器只是让聋人更好地接收外界信息，但更重要的是还要帮助聋人提升语言能力，融入社会。

课后提到这个细节时，郑璇又补充说，聋人的语言能力的训练和提升需要很长的时间，心理调适和身份认同的建立则是更为艰难和漫长的一个过程。

和郑璇交流，她谈得最多的不是自己，而是对聋教育的规划，以及聋人事业还要做哪些工作。看得出来，她是把聋人事业当成了使命。相信因她的推动，越来越多的美好即将发生。

“不让满语在我们这代人手中戛然而止”

叶赫那拉氏后人、满语网红老师谭珊珊教满语



▲谭珊珊在黑龙江省宁安市录制满语课(资料照片)。宁安市融媒体中心供图

当时，有家族长辈用满语唱祭祀词，谭珊珊觉得很新奇，凭着语感听出“这段念了两次”“这段好像又重了”……母亲叶丽珍发现，谭珊珊对满语有天赋。

十年前，叶丽珍从一家服装公司退休，一直从事萨满表演。她跟着长辈练习“大浪花”渔家乐秧歌——这是一种流传于镜泊湖畔的东北传统秧歌，讲述当地满族“渔猎”“抢婚”习俗，已被列入黑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“萨满文化中很多表达都是满语，各家族祭祀活动都需要，但是懂满语的人越来越少。这些年，家里老人逐渐离世，满语要断代了。”叶丽珍很着急，萌生了让女儿学满语的想法。

没想到，大学时学过韩语、喜欢语言的谭珊珊欣然答应了。

谭珊珊从网上下载了各种学习满语的课件，自己研究一段时间后，满语的口语和书面语差别很大。口语中的吞音、连音非常多，有的口语

还没有书面语相对应。

谭珊珊面临最大的困难难觅好老师。在北京、天津、哈尔滨、牡丹江，一些研究满族文化的满语老师，有的因时间关系，有的因研究方向不对路，很难保持长期联系。自学，成了谭珊珊学满语的最主要途径。

“经常在半夜，看她起来对着电脑学，有时候吃饭叫她都不动。”叶丽珍觉得，谭珊珊学满语已到“上瘾”的地步。

线上线下教满语

“瞅着是个棒，浑身都是刺，勾勾挠挠细看是个满族字。”这是民间对于满文的形容。

满语学习难度太大，谭珊珊也一度想要放弃。一次，叶丽珍鼓励她：“如果你能学明白，就能看懂咱们家的家谱了。”谭珊珊意识到，满语并非她一个人的事，而承载着一个家族、一个民族的记忆。

据统计，宁安市人口达44万，其中满族有五六万人，“加上有满族血统的，可能将近十万人。”宁安市融媒体中心主任李世勇说，学习满语是很多满族人的心愿。

谭珊珊写了多本学习笔记，字头、字中、字尾，红的、黑的、蓝的，有的还用荧光笔反复画好几遍。经过反复琢磨，谭珊珊终于找到了学习满语的方法，也把这种学习规律教给更多学生。“就像汉语拼音一样，先学元音，再学辅音，然后学学的拼写，接着练习看短文，同时要搭配一些常用口语。”

去年9月24日，对谭珊珊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。宁安市融媒体中心推出“满语学堂”系列讲座《跟我一起学满语》，采用直播录播、线上放映的形式，为学员讲授满族书面语基础。每周一、周二晚7时40分，教学视频在当地广播电视台和官方微信公众号播出和推送。

谭珊珊作为主讲嘉宾，起初面对镜头，性格内敛的她不敢说话。没想到，第一次课后，她受到很多人欢迎。后来，每隔两周的线下课堂，有不少人从几十里外的乡村专程赶来听她讲课。

“讲课也是一种激励，让我不放弃。”谭珊珊说。

为了方便大家学习，谭珊珊还建起了满语学习微信群，每天中午和晚上，她在群里教授一句口语和书面语，并逐个检查作业。

“我是满族人，但我一句满语都不会说，一个满文都不会写，小一辈的就更不用说了，想起来就很羞愧。”来自宁安市卧龙朝鲜族乡的倪艳萍已经52岁，她说以前想学但找不到途径，直到前不久被亲戚拉到群里。

在倪艳萍的作业本上，满文写得工工整整。她说自己每天上下午各有一个小时练习，谭老师讲得细，字数大的也能听懂。

几个月来，这个微信群已经从最初二三十人发展到179人，汇集了全国各地学满语的人。一位名为“凤凰涅槃”的网友本是哈尔滨市双城区人，如今在宁波打工。“只要有课，我一定会线上回复，不管早晚。”她说。

“能静下心、坐得住”的人

讲课的视频在微信上走红后，有人给谭珊珊点赞，认为她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也有人

“我不希望聋人敬佩我仅仅因为我是博士，博士敬佩我仅仅因为我是聋人。我希望能用我自己的学术成果和社会服务工作来说话，推动中国手语翻译和聋教育事业

本报记者柯高阳

中等身高，齐耳短发，红色围巾，郑璇的普通话清晰流畅。若不是她耳朵上戴着助听器，很难把她与“聋人”联系在一起。

有人说，郑璇是堪称传奇的聋人。她是中国首位自主培养的聋人语言学博士，曾担任北京残奥会火炬手，还曾获得“全国最美教师”“全国自强模范”等荣誉……

但郑璇说，自己没有那么传奇，也没有谁生来就是坚强者和励志者，但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经历。她希望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，帮助更多聋人建立自信，更好地适应和融入社会。

以下是郑璇的自述。

自我和解：“我是一个聋人”

1981年，我出生在湖北武汉。两岁半时，一次生病发烧后的医疗事故，使我患上感音神经性耳聋，坠入无声世界。

变故突如其来，父母四处求医尝试了许多办法，病情也未见好转。幸运的是，当时我已经有一些口语基础，康复难度比先天失聪的孩子小得多。

我爸妈的文化水平不算太高，也不懂教育学、心理学，但他们有个很简单、淳朴的想法，就是希望能跟其他孩子一样说话、上学。

他们给我买了助听器，从a、o、e开始每天教我说话、发音，从未间断。我没进过康复中心，父母是我最好的康复老师。记得当时为了方便我跟读儿歌，爸妈还节衣缩食特别为我买了一个双卡录音机，这在上世纪80年代算是比较大的支出了。

到了上学的年龄，我被送到附近的一所普通学校读书。一开始吃了闭门羹，直到第二年我的交流能力稍好些了，才终于通过面试走进校门。

刚进小学时，我诚惶诚恐。上课时不能完全听懂老师的话，只好看别人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。有一次老师教大家唱歌，我完全不明白是什么歌，只好模仿别人乱动嘴巴。回到家后我问爸爸，大家唱的“抱我”到底是什么？他一听就笑了，原来是国歌里的“冒着敌人的炮火”。

“瞅着是个棒，浑身都是刺，勾勾挠挠细看是个满族字。”这是民间对于满文的形容。满语学习难度太大，谭珊珊也一度想放弃。母亲鼓励她：“如果你能学明白，就能看懂家谱了。”谭珊珊意识到，满语并非她一个人的事，而承载着一个民族的记忆

本报记者杨思琪

一间小教室内，不同年龄阶段的“学生”齐聚一堂，从几岁孩童到耄耋老人，一起上满语课。最近，这段视频在微博走红，“叶赫那拉氏后人教满语课”登上热门话题榜。

近期，记者来到黑龙江省宁安市，采访了叶赫那拉氏第十五代传人、33岁的满语老师谭珊珊。

宁安，原名“宁古塔”，是满族发祥地，也是谭珊珊生活的地方。几年前，满族人谭珊珊在一次家庭祭祀上对满语产生浓厚兴趣，并通过自学熟悉了满语，如今她正忙着通过线上线下教学让更多人了解满语。

“我希望以自己的努力，让满语流传下去，不再‘失声’。”谭珊珊说。

从零开始，学到“上瘾”

谭珊珊的本职工作与满语完全“不搭边”。

她是当地农业农村局一名检疫员，负责给牛做检疫。检疫员工作繁杂，有时凌晨两三点起床，和同事一起到屠宰场给牛发“合格证”，要忙到晚上七八点才下班。

谭珊珊与满语结缘，始于一次与叶氏家谱的偶遇。

2017年初，家族组织祭祀活动，谭珊珊发现家谱里很久以前的部分全是满文，后面逐渐变成满汉双语，近些年变成了全汉文书写。这个细节让谭珊珊深感忧虑，“这样下去，满语可能就消失了”。